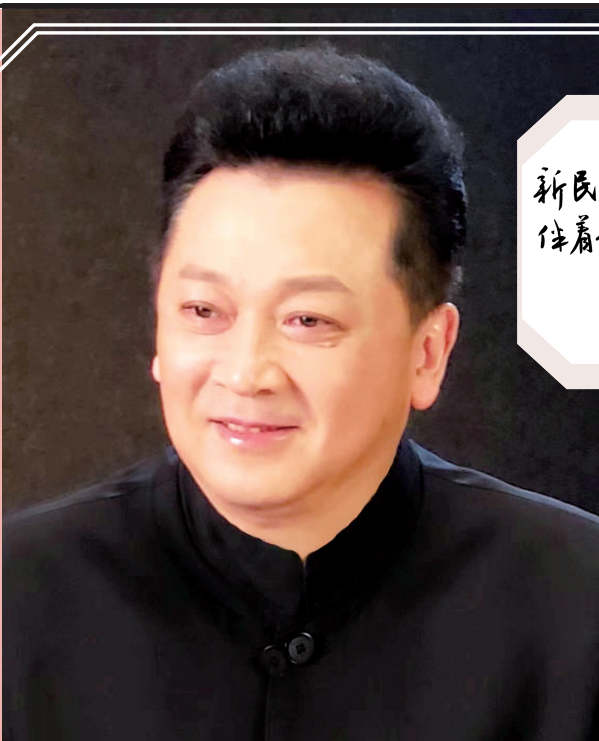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期天夜光杯

2023年4月2日 星期日 第957期 | 新民晚报 | 本版编辑:李 纬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

新民晚报的读者朋友们
伴着歌声，走进春天。
郁钧剑
2023年3月30日

郁钧剑 民族声乐不会消亡

◆郭影 丁有义

来上海参加“上海之春”国际音乐节，一直是郁钧剑的一个心愿。

郁钧剑原籍南通，生于桂林，曾在上海音乐厅附近寿宁路的舅舅家居住过近一年，还曾经客居过淮海西路、共和新路和徐家汇。住在寿宁路时，清晨，在弄堂里刷马桶声、小菜场上的叫卖声中醒来；晚上，会在从音乐厅那边隐隐飘来的管弦乐声中入睡。但凡经过音乐厅的门口，他就会飞扬起对上海这座音乐之城的遐想。郁钧剑说，多少年来，所有在上海的日日夜夜都凝结成了他心中割不断的上海情结。

郁钧剑的祖父祖母都是上海去世的，他在上海仅剩一位年逾八十的小姨健在，并一直有来往。他清晰地记得，小姨年轻时爱唱歌，有一首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，就是小姨当年教会他唱的。郁钧剑说，这次音乐会，他一定要请小姨一家来听。

4月8日晚，由郁钧剑策划的“民族男高音”上海公益演唱会作为“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”的一场特别演出，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与观众相约。届时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“民族男高音”同台飙歌，奉上精彩盛宴。

1

一连十问

郁钧剑说，这几年“原汁原味”中国民歌的演唱者越来越少。所谓的“原汁原味”，女声的应该是王昆、郭兰英、才旦卓玛、邓玉华、李谷一、朱逢博等，男声的应该是郭颂、胡松华、何纪光、吴雁泽、克里木、蒋大为等。我们扪心自问，当今像他们这样的演唱风格在民族唱法的舞台上还有多少？如果要更深一步说，在我们现在的民族唱法中，中华的元素、民族的品格、地域的特点、乡土的痕迹，究竟还有多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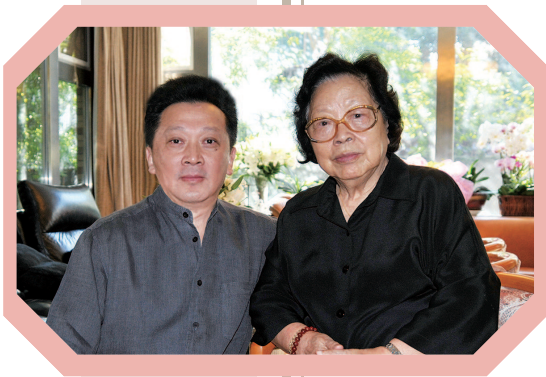
温文尔雅的郁钧剑，提到民族男高音，不禁激动，爱之深，问之切：我们祖先的“字”，“咬”得还精准吗？“母语”的“韵”，“归”得还到位吗？爹娘的“腔”，“行”得还醇正吗？家乡的“调”，“发”得还靠谱吗？我们中国人情感的“味”，还浓烈吗？民间的“声”，还自然吗？舞台的“表”，还朴素吗？留下的“形”，还中正吗？属于我们中国文化的民族唱法，我们还自信吗？就当下面我们“民族男高音”的从业者而言，你的偶像是郭颂还是吴雁泽？是帕瓦诺蒂还是多明戈？

疫情前，郁钧剑应好朋友之邀

到河北的一所艺术职业学校作讲座，大教室中挤了好几百个十五六岁的学生。郁钧剑问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民族唱法吗？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举了手。他又问，你们知道什么是“原生态”唱法吗？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。事后郁钧剑想，现在城里的孩子，不是学钢琴、小提琴，学美声唱法，就是学流行音乐学摇滚，鲜有学唱民歌的，听都没听过，遑论学唱“原生态”。

郁钧剑颇为感慨，今天有多少曾经近在咫尺的，引领着当年时代风尚的，标榜着一种独特风格的老一辈民族歌唱家的唱法已经被边缘化。当很难听到此类演唱风格的时候，我们会突然发现，在他们的演唱中，那种追求民族语言、中华情感及地域风格上的精准、精髓，甚至精神，如今都有所缺失。

因此，“我们要举办‘民族男高音’音乐会，而且一办就是四届。为的就是张扬自己的文化主张，自信自己的文化特色。”



▲ 郁钧剑（左）与王昆

2

一心“回归”

郁钧剑认为，不会有人用芭蕾舞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民族民间舞；也不会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国画；不会有人用巴洛克式、哥特式的建筑来评判我们的大屋顶、吊脚楼；也不会有人用西服领带来评判我们的对襟布衫。大凡中西方的艺术都有不同的形式与审美，但似乎唯有歌唱现在是用“美声唱法”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民族唱法。

郁钧剑曾经问过同是出生于东北的年轻歌唱家刘和刚、吕宏伟、汤俊等，你们还能像郭颂老师那样唱东北民歌吗？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不是不愿意那样唱，而是“回不去”了。

郁钧剑记得，王昆老师去世前曾语重心长对他说过，“民族声乐的消亡也许你们这一辈都能看得见。”闻听此言，郁钧剑的心陡然一沉，也由此，他觉得，作为民歌演唱的后人，至少在唱法上，是有点对不起老一辈的。

郁钧剑认为，现在的民族唱法也可以说是“第二美声唱法”，是“不被美声唱法承认的美声唱法”，如此说来有以下两个观点：其一，现在民族唱法的发声方法与基本训练的概念、构成及程序，几乎照搬了美声唱法。其二，现在的民族唱法，尽管在其发声方法、基本训练、表演层次、语言运用，以及在歌曲处理等方面也十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理念，但在最终呈现上，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声唱法的标准来评判的。

郁钧剑说，世界上虽然人种不同，但生理结构、发声器官却是一样的，而就唱歌的条件而言，存在着声带的宽与窄、薄与厚，那为什么会出现唱法呢？比如在欧美，美声唱法有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、俄罗

斯等学派，他们也没有统一的唱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归根结底就是语言的不同。

西方语言是按照“a e i o u”五个元音字母来构成语言状态的，而我们的汉语有“十三辙”，有“四声”，讲究字头字腹字尾等，由于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，因此，在歌曲演唱最关键的“咬字”方式上则会有所不同。

民族唱法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语音状态来完成中国的语音状态。所以，尽管民族唱法在概念上多沿用了美声唱法，但是最终在“咬字”的评判上会出现差异，即美声唱法往往会认为民族唱法由于“咬字”而显得“方法”不统一，认为民族唱法的演唱者在演唱时“里出外进”，共鸣腔运用不够，喉咙打开不够，声音位置在口腔的多，声音的状态“挤、卡、扁”等，并被认为不科学。

这是对科学的误解。众所周知，正如郁钧剑在前面所说的芭蕾舞与民族民间舞、油画与国画等不同门类的艺术在结构与审美上的差异，导致了实际上可用两个字来诠释这种差异的科学或不科学，即西方的艺术讲究是“到位”，中国的艺术正好把“到位”这两个字颠倒过来，同音不同字，即“味道”。

这次音乐会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一东盟艺术学院。郁钧剑在该院2017年成立时被成都市人民政府聘为院长。学院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，迅速形成了气候，在原有基础上，下设国际艺术教育学院、美术与设计学院、影视与动画学院、音乐与舞蹈学院四个教学单位。郁钧剑提出“你无我有，你有我精”，要在教学上另辟蹊径，在学科学术上占领“高地”，比如在声乐方面，举办“民族声乐”高研班，举办“民族男高音”音乐会。

3

一炮打响

2018年3月31日，首届“民族男高音”音乐会在四川省体育馆举办，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民族男高音歌者齐聚中国一东盟艺术学院，成立了“中国民族男高音声乐艺术研究会”并召开了为期一周的“民族男高音研讨会”。多项活动的社会反响大大出乎预料。

民族唱法在音乐领域只是一部分，而在民族声乐中“民族男高音”更是弱项，常常被称为“难高音”，因此，学唱者很少。郁钧剑说，他曾做过统计，现在歌坛上所有演唱者及学习民族唱法的学子们，从1970年出生的人开始，到80后、90后、00后，他们接受歌唱的启蒙与音乐的教育大多来自田间地头、集市圩场的寻常生活，来自爷爷奶奶、乡亲邻里的耳濡目染。因此，此次活动聚集的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者特别激动，也特别抱团，是多项活动成功

的原因之一。

在策划创办“民族男高音”音乐会这个品牌时，郁钧剑说，要主打的就是年轻力量。因此，从2018年至今年的四届音乐会，都是以吕继宏为领军人物的60后构成主体；当今民族歌坛上已经成名的刘和刚、陈永峰、吕宏伟、谭学胜、穆维平等，以及更年轻的，中国音乐最高奖“金钟奖”金奖得主于海洋、黄训国、郝亮亮、曾勇、孔庆学、张明旭、冯金伟等各具特色的歌唱家联袂出演。这次上海演出，他们将悉数登台。

除了70后、80后、90后歌唱家，还有不少00后新生力量。郁钧剑认为，只有这样人才有续，同台献艺，才能凸显出民族声乐界的不会“消亡”。

“民族男高音”的歌唱家们听说要来上海举办这场音乐会，纷纷踊跃报名参加，而“民族女高音”的歌唱家们得知此讯，也都热情相顾。4月8日晚，当今歌坛“民族女高音”的代表人物张也、王丽达、王庆爽以及上海享有盛誉的方琼、杨学进也将联袂参加演出。

相关链接

郁钧剑，民族唱法歌唱家，曾经20次参加央视春晚，演唱的《说句心里话》《什么也不说》《小白杨》《家和万事兴》等歌曲家喻户晓。其实，郁钧剑身份多元，颇为“斜杠”：担任国家级声乐大赛评委；创办并连续导演组织过14届《百花迎春——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》以及百余场国家级演出、展览等大型文化活动；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；出版过诗文集、声乐专著、书画集等，当下，他还有一个身份：中国一东盟艺术学院院长，他最心心念念的是中国民歌，是“民族男高音”的人才培养和舞台搭建发展。